

父亲的惊蛰

◇ 李鹏



的印记顺口拈来终生不忘。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理解也随之而加深。

我们所处的地理纬度大约也就是黄河中下游流域。这里四季分明,作物也名目繁多,正好都与农历的节令相符。再则古老的晋南大地,人文积淀深厚,循着尧舜禹和后稷稼穡的足迹走来,古阴历也许就是

诞生于此呢!

当北方冰封雪飘南方百花争艳之时,而黄河中下游地区恰恰与二十四节气的描绘的完全一致。时值惊蛰百草萌发、枝着芽苞;地下蛰虫始鸣、空中大雁北返。虽然农村常言,忙一年不忙一节。可是父亲严格按照时令走,如果立春在上年末,那一定是春耕大忙来得早。记得有一年我们正月初五就开始给秋地拉农家肥了,为春耕打基础。

惊蛰期间,最具盛大的事宜莫过于收拾红薯育苗床了。有多年我都是配合父亲很严肃地在惊蛰这一天开始的。

那个年代红薯在我们古老的凤源是占重要位置的。因为凤源水利条件落后都是典型的旱作农业。温饱可以,搞经济靠什么呢?红薯抗旱抗逆稳产丰用途广泛,如果深加工成粉面粉条经济效益更高!所以勤劳的凤源人民都把精力集中在红薯上。

每每到了红薯收获的季节,广袤的凤凰塬上到处是晶莹雪白的粉面。等上几日又被漫山遍野晾晒的粉条所代替。那景致真的是蔚为壮观煞是喜人!

忘不了,供学生靠的是红薯、盖房子靠的是红薯、娶媳妇靠的还是红薯。红薯在凤源人民打经济翻身仗中功不可没!那时在政府街高高耸立的跃进门上“华北红薯第一乡”雄劲有力的大字。

大面积种植红薯,那红薯苗的需求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一年红薯育苗的工作是不敢有半点马虎的!一般都用沙土火炕,稍

微迟点也不要紧。但是父亲是在粪土冷床育苗的基础上经过改造也有火炕的通道但不多烧。省时、省力、省投资,出苗率也高苗情肥壮小有名气。但是在时间节点上是万万不能马虎的。

每年的惊蛰是专属父亲的。此时此刻一年农事将开,父亲拍拍他沾满泥土的双手,威武地如同站在沙场上的将军!我们也全力配合,干到叫劲处艳阳高照棉袄脱掉,脸上也汗迹点点,这是让我久久难以忘怀的欣欣向荣。

今年雨水调匀,冬有瑞雪春夜喜雨,恰在惊蛰之日赶回几近消失的小村。院落依旧却不见乡亲们熟悉的身影。过去遗留下的育苗红薯池子也坍塌成一堆废墟!父亲老了双目也失去了往日的光泽,虽然摩拳擦掌却找不回当年的廉颇!

他无奈地张望着远处的秋地,任由其秸秆横卧、杂草丛生,我告诉他,等几天专门安排时间回来整治。他不无质疑地应了我一声。瞬间,感觉到属于父亲的惊蛰是如此地一片荒凉,随风也生出了几分寒意……

春节刚过便有微雨淅淅,大地复苏。黄河流域真正的春天从惊蛰就开始翩翩起舞了。

当喧闹的春节日渐冷清,母亲忙碌的身影也得以片刻的安宁。所以就辛苦而言我一直认为春节是属于母亲的。然而具有早春标志的节气“惊蛰”理所当然就是父亲的了!

自从懂事起在父母的影响之下,早已把二十四节气歌背的是滚瓜烂熟。如同刻在骨子里

红玫瑰

◇ 小艾

那火红的火红
跳跃着活力与激情
那炫丽的炫丽
勾勒出幸福与美好
那芬芳的绽放
驱走最世俗与杂陈

年轮一次次从身边划过
心变得麻木而又敏感
读懂的东西越来越多
感动的东西越来越少

贪婪驻足
感伤涌上心头
一切美好
如果等不到
何不自己寻找

在向阳的山坡
在绚烂的花店
在霜降的深秋
在大街小巷尽头
那汲取全部的阳光
散发着魔力的精灵

稍稍留意
便受感染
血液喷张
身心愉悦
火红……
绚烂……
芬芳……
到处都是
如情人节里那火烈的玫瑰



啖春

◇ 吉青云

春天不全是诗意,也有苍白黯淡非主流色调;天上挂着恹恹的太阳,草木沉寂,寒潮来袭,冷风嗖嗖……

教室里是另一重天地,孩子们捧着书本大声朗读,我在课桌间的过道徘徊巡视,暗暗惊异于穿着单薄的娃娃们散发的活力——青春时期总是积聚了太多热量,足以抵御外界的寒凉。

班里五十多名学生,教室显得有点狭小,讲台距学生课桌仅有一尺之遥,偶有“风吹草动”尽在“法眼”。娃娃们大致呈两极状:一类活泼好动学习上总要“讨价还价”,老想着外面的世界;一类沉稳有礼勤勉上进,基本能步调一致(这样的娃娃少得可怜)。在这两极间穿梭,需要良好的智慧、耐力与体力。从教多年后终于明白,教师是在学生的陪伴下成长并挖掘出了无限的潜能。曾以为“爱”+“敬业”+“专业成长”就能适应一茬一茬的学生,现在一截细细的粉笔,让我感到了它的份量。我原是个多么内向不擅当众讲话的人,却能在春天复春天里坚守多年——原来

这是能找到实现自我的最佳方式。流水的光阴中,我看见了自我的倒影,它是那么渺小,却在时间的涟漪里泛起点点欣喜。

累并快乐着,这是工作的常态,偶尔也有失落沮丧的小情绪袭来。有的娃娃精神状态欠佳,有的娃娃处不好同学关系,有的娃娃成绩总没有起色——这些小问题总在心头萦绕。当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的时候,心里一片灰暗,何况外界还有诸多不理解。包括家长在内的社会各界对我们寄予厚望,甚至以为我们无所不能。其实片面的将某些诸如教师医生警察的职业罩上神圣的光环,是多么错误的道德绑架。光环下也是有着七情六欲的个体,甚至他们身上也有难以克服的劣根性。我们有时会吐槽有时愤世,可一旦走上讲台,就是另一个样子了。教师的上班时间不是八小时,是个很模糊的概念,有时在家里也挖地三尺想着学校的那点事儿——能以简单的敬业不敬业衡量吗?很多同事放弃

初中时的大碱馍

◇ 金峰

记忆里,初中曾吃过的大碱馍,犹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萦绕在脑海中。

大碱馍是一段回忆,更是熟悉的味道,那一阵阵碱香、面香混合的气味,从窗户不由分说地溢进教室,课堂上顿时一阵阵咕嘟声。

铃声是排队打饭的集结号,像发现食物的鸟雀,同学们从各个教室里争先恐后、呼啦啦地涌到灶房门口,说是打饭,其实也就是领一个二两重的大碱馍,领馍的饭票是按每月天数印着“上、中、下”两三公分的窄纸条。大师傅是个瘦瘦的中年男人,面无表情地站在灶房门口,刻满沟纹的手里,拿着把剪刀,剪着每一张饭票上对应的字,拿

起一个个馍塞到打饭人的手里,机警地看着每个人转身离开,生怕这些半大小子会趁他不注意多拿走一个。

热乎乎的大碱馍,初吃的人都会感到无比地香,恨不能天天吃这种馍,日子久了,大碱馍便让人难以下咽,尤其是一顿没吃完,多次加热后,变得发青、发黑,形味俱差。为了下饭,同学们有从家里用罐头瓶装咸菜的,有装韭花酱、辣椒酱的,条件稍好点的会带一瓶炒土豆丝,夹在馍里津津有味地吃完一顿饭。大碱馍夹郫县豆瓣酱是我记忆里可闻而不可及的味道,热腾腾的馍,纵向从中间掰开,郫县豆瓣酱夹上一筷子,诱人的味道飘散开来,侵入鼻孔,毫无顾忌地刺激着我的味蕾,我馋地望着吃得津津有味同学,狠狠地咽口水,心想,长大后一定要过足豆瓣酱夹馍的瘾!

“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初中时的年龄

诗笺

等你,在春天

——用一首诗诉尽三月桃花的心事

◇ 蝴蝶

是春风的温暖
绽开了我的笑颜
我把满怀的期盼
挂在婀娜的枝端
痴情的等待着
那场擦肩而过的缘

我的芬芳映红了你的笑脸
你把美艳簪上我的花冠
在这温柔温暖的春天里
你我就这样醉眼相看

我不说
是怎样度过了漫长的黑暗
我不说
是怎样熬过了锥心彻骨的寒
我不说
我把自己揉碎了多少遍
才换来与你今生的相见

你温柔的唇
轻触我的颜面
这一缕花香
可曾深深的藏入心间

你的背影越来越远
穿林而过的春风
也难掩我的心颤
我抖动的双肩
怎能诉尽
对你依依不舍的眷恋

年年岁岁
岁岁又年年
默默的等你
等你 在春天

了陪伴自家孩子的机会,主动找时间无偿辅导学生,却对评模评优的事无动于衷——虚浮的光环于现实的教育毫无用处。真正对职业的热爱,其实与此无关。

走出教室,我看见一只鸟,欢叫着盘旋而过——听不懂它们的语言。我知道,我们已经告别了冬天,春天盈盈走来。

正是饭量大的时候,每顿一个二两的馍是断然不够的,热乎乎大碱馍吃完了,还得垫补点,条件好的会拿出零钱买上一袋几毛钱的三鲜清真伊面,撒上调料,嘎嘣嘎嘣嚼完。条件差的,只能从干粮兜里,掰上一块从家里带的馍,撒上点同学的方便面调料尝尝鲜。

开饭的时间,学校大喇叭里的红歌定会准时而起,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曲子,或坐在皂角树下,或靠着窗台,或坐在宿舍里,完成了大碱馍的早餐、午餐和晚餐,多少年后每当听到那些熟悉的歌声,竟然还会条件反射地吧吧嘴。

时光匆匆,年少犹如昨天。走出初中校园后的日子,早已不曾再吃大碱馍,但那熟悉的味道却挥之不去,难以忘却。